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十九回 息風謠購槍驚各使 被讒言具表卸兼差

話說袁世凱既卸了四鎮兵權，仍擁各項要差，兵勢仍不少衰，故此內外大員，仍奔走如故，凡有國家大政，那慶王還不時請袁世凱入京商議。惟解散大半兵權之後，各國倒有些詫異，以為中國今日治理陸軍，除了袁世凱，本無第二個人，何以忽然減削了他的權勢，也竊竊私議。更有駐京各國公使，亦有到慶王那裡探問原故。慶王答稱，因官制改成，故將各鎮陸軍隸歸陸軍部統轄，別無他意。各公使終不以慶王的話為然，又問他既然是改定官制，要將各鎮軍兵隸回陸軍部管理，就可以用袁世凱做陸軍部尚書，偏又不然。只怕那鐵尚書的才具，終有不及袁世凱的，恐於軍政裡頭有些不妥。說了，慶王沒得可答，只稱用人之權，出自朝廷這兩句話。各使疑終不釋。因此東西人士，揣測更多。不過數日間，英京《泰晤士報》就刊出一段新聞，標出題目道是：「《中國維新之大概》。惟那段新聞內容卻道：中國革政之情形，自表面觀之，似有進步之象。

然細察其實情，則尚未可恃也。據近日消息，頑固腐敗之官員，復攝大權，而主張維新之卓卓者，為袁世凱、唐紹儀等，則漸失勢力。欲於此時卜中國維新之事業，恐尚須經歷多年之劇烈戰爭，方能達其目的也。

忽而揚言維新，忽而主張守舊，莫衷一是之慶王及外部尚書，守舊之瞿鴻禨，仍令為軍機大臣矣。以廣西巡撫林紹年，素為慶王之附庸，今亦入軍機矣，榮慶早簡為學部尚書，載振派為農工商部尚書，鐵良又簡為陸軍部尚書，薄廷為度支部尚書，陸寶忠為都御史。

以上各員，多係滿人，且其中有最頑固者。此等人才，於中國之維新固無裨益。而袁世凱經二十人之力，參劾其妄改官制，已將所統陸軍數鎮之權力，削其大半。

而今後兵權當不在於袁手，而在無知之鐵良矣。載澤本主維新者，今只授以無關輕重之職；外交家之唐紹儀，亦已改授為傳郵部侍郎，惟赫德已為郵政總理，故唐紹儀只擁空名而已。其最失望者，則為各省將軍及舊有之旗兵，仍各耗俸糧，並未裁撤。故清國維新之前途，甚為可慮也。

自這一段新聞刊出，駐京各使都接有各本國政府的電詢，問中國情形，喧成一片。因《泰晤士報》是地球上報界佔有大勢力的，它的議論一出，各國倒信清國不是真正維新，只是混鬧，大有輕視清國之心。

更有些駐京公使，往袁世凱處探問朝廷意旨，因何要削袁世凱的兵權。那袁世凱是個機警的人，就知各使來問，必有些意思，便答稱：「並非要削兵權，不過新改陸軍部，故將舊日練成的陸軍，歸他管轄。現在還要增練陸軍，務使三年之內，在國中要練足陸軍一百萬，然後議及海軍」這等語。各使聽得，都在半疑半信之間。去後，袁世凱自想：「各國因此次自己減少兵權，便如此議論，只怕此後外交，又有些棘手。」

故自此接見外人，必商及購辦槍炮之法，研究那一國、那一廠為最精，以為虛張聲勢。因此在天津各洋行的總理人，天天奔走直督衙門，運動袁世凱，冀他向自己購買槍炮。袁世凱知各洋行著了自己道兒，故所有各樣行總理所運動的，部不應允。

那日獨自入京，先見了慶王，具述此次因減去兵權，各國疑惑之處，又述各洋行的總理，到來運動。

然後把自己告知，即往見德國公使，專談購槍之事，要向德國克虜伯廠定購，計要毛瑟槍一百萬枝，大炮一百門，俱要上等貨。德國公使也不知袁世凱用意，以為真個購辦槍炮，便道：「聞閣下已卸去大半兵權，何以又由閣下手購許多槍炮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此不過把練成之兵，交由陸軍部管理。今須由弟手重新再練陸軍一百萬，支配各省。故槍炮須先行購定。」德公使此時也信以為然。但暗忖：「訓練陸軍一百萬，所費不貲。如此巨款，中國究從那裡籌劃？」因此也有運動袁世凱向己國借款之意，便問道：「如此甚好。

但所需巨款，現時究籌有的款不曾？若要籌借外債，弟必為盡力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此次籌款，也不勞費心。

現定練軍款項，分為四宗，以一宗由各省攤派，以一宗由直隸募公債及度支部籌撥，餘外兩宗，倒由老太后撥發私儲及內務府撥出。故款項先已籌定，然後小弟方敢下手。務求貴大臣，向貴國各廠核實價目，不要浮開。他日成軍，當感激貴大臣不淺。」德公使聽了袁世凱一番言語，便信購辦槍炮之事為確切不移，便應允必為盡力。袁世凱也稱謝而退。次日又再會德國公使，都是談論購槍的事，一連會議了三四天，然後回任。

那時，德使自然召集本國寓京津的商家前來商議，打算要替袁世凱購辦洋槍一百萬枝，大炮一百門，看價目貨式如何，好回復袁世凱，即行購辦，免被別國人攬此利權。因此各德商也打算此事，以為攬得大宗生意，自然歡喜。因在中國是袁世凱經手，在本國是公使經手，沒有不信以為真的。正擬會合各德商，聯同代辦，免致彼此競爭。

惟自此風聲一出，各國無不震駭，以為中國不知有何舉動，要急練百來萬的陸軍，都互相傳述。在袁世凱聽得，也不免暗笑。因為自己失了四鎮兵權，各國詫異，言三語四，故出此一策，好來戲弄各國。不料各國也被自己戲弄上了。自不免與幕內各員談及此事。那些幕友道：「大人此策，不怪各國相信。但將來沒有實事，卻如何回復德公使，卻不可不慮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此並無難處，我早已對慶王說過來，只有延緩的法子，便可以復了他。」

在袁世凱雖如此說，但北京裡頭，那些宗室是最多疑忌的。聽得各人傳說，是袁世凱向德國克虜伯廠定購快槍一百萬枝、大炮一百門，究竟因什麼事？又不是朝廷著他購辦的，便是由國家購辦，也不至要用一百萬枝之多。想其中必有原故，況他是親向德國公使關說的，料沒有虛偽。難道袁世凱因被朝廷削了兵權，故懷怨望，另有些舉動不成？

這點風聲，飛到鐵良耳朵裡，鐵良益發驚駭，便往見德國公使，問袁世凱曾否到來定槍。德使答稱「是是」。旋問鐵良，是否中國要練足陸軍一百萬。鐵良覺朝中並無此事，但袁世凱如此說，不好向德使說破，只好由自己內裡打點，便順口答了一個「是」字。

旋問德使道：「袁世凱到來定購槍炮，是說辦往北洋，抑仍歸陸軍部購辦呢？」德公使又道：「他並不曾說過，只稱已籌有的款，不勞借債。又不曾說槍枝到時，運往何處。只托本大臣與敝國商行核實價目，即行定購罷了。」鐵良聽了，更為疑惑，但不好向德使說出自己心事。只得告辭而出，即尋醇王，說知袁世凱購毛瑟快槍一百萬枝的事。

那醇王是個年少的人，一聽此話，即如憤火中燒，直入宮裡，求見太后，把袁世凱舉動，向太后面奏。

時太后聽得，本不大信，因袁世凱不是個愚拙的人，他若有不軌的心，自然好生秘密，斷沒有親到京裡與公使面商購槍的道理。但醇王說得十分確鑿，並言是鐵良面見德使，親聽德使訴說的，沒奈何，只答稱：

「待查過確實，倘有此事，定要處置他。但不要聲張，傳出去盡有不妥。」醇王唯諾而退。

太后即召慶王進宮獨對，問袁世凱是否有自行招兵購槍之事。慶王聽了，就知此事有些原故。因袁世凱先已對自己說來，便把袁世凱假托購槍的用意，一一說出，並道：「外人不知中國改定官制之意，以軍政大事，忽然以鐵良代表袁世凱，遂起謠言。故袁世凱不惜躬犯嫌疑，自稱再練陸軍百萬，所以穩住外人之心，並無他意。」太后道：「我亦料袁世凱斷無他意。

他若懷了不軌之心，何至明目張膽，與德使商量購槍。

今聞賢王所言，更不必思疑。」慶王道：「太后明見萬里，袁世凱當永為感激。」說罷辭出，即以此事告知袁世凱。

那袁世凱聽得，不覺歎道：「某不過借此欲戲弄外人，不想又為小人所伺。今後種種掣肘，辦事益難了。若非太后明白，某今番如何得了！」想一回，又歎一回。再忖：「自己是個疆臣，惟內政大事，某必預聞，無怪招妒。且各項要差，皆在自己身上。小人求差不得的，必以自己為眾矢之的。計不如卸去各項要差，自削其權，免為小人借口，豈不甚好。」說罷，便不待商諸幕友，即

行執筆擬起奏稿，專請辭差。那奏稿道：

奏為瀝陳下情，吁懇恩准開去各項兼差，以專責成而符新制，恭折仰祈聖鑒事：竊臣前以兼差太多，力難兼顧，曾疊請分別開去兼差。屢奉溫語，慰勉臻至，震悚莫名，臣復何敢固辭，上瀆聖聽。伏念臣世受國恩，及臣之身，叨荷愈重，特達之知，非常之遇，眷注彌篤，倚畀愈隆。臣雖至愚，天良具在，當以有生之日，皆圖報之年，即蹈湯赴火，肝腦塗地，亦不足為萬一之酬報。重以時局艱難，深宮焦勞，未嘗或釋，凡屬臣下，皆當感激努力，以慰宸衷。況受恩如臣，何敢辜負生成，稍涉規避？是以鞠躬盡瘁之思，不特安逸所不敢圖，即毀譽亦不敢計，但為管見所能及，棉力所能勝者，靡不竭慮以圖。無如心雖有餘，力常不足。

臣之才智，不逾中人，臣之氣體，更甚羸弱，近歲迭膺艱巨，精力更遜於前時。矧天下之事理無窮，一人之智能有限，故數載以來，臣之負咎，當已多矣。

不特此也，自古權勢之所集，每為指摘之所歸。今當聖明在上，眾正盈廷，本無庸過慮；惟臣向以愚衷自矢，夙蒙聖主優容，信任不疑，自當力任勞怨。而臣獨不免私憂過計者，非徒以滿盈足戒，顛復堪虞。良以國家方艱，大廈非一木之能支，巨川貴同舟共濟。

而深思靜慮，誰不如臣？若重寄常加於臣身，則疑謗將騰於眾口，使臣因此受貪權之誚，將無以自明，即旁觀亦因此啟猜疑之漸矣。昔曾國藩常奏稱『臣一人權位太重，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』等語。臣區區之愚，竊亦慮此，則非止為臣一身計，兼為大局計，而不得不瀝陳於君父之前者也。

現值改定官制，明詔所布，首以專責成為言，仰見聖朝亮工熙績，綜名核實之至意，欽佩曷勝。臣以為欲專責成，須先明權限，而臣所兼各差，如參預政務，如新定各部尚書之職銜，與各國之國務大臣居中任事者相類。臣忝為外僚末官，兼任如會辦練兵，及辦理京旗練兵等差，現在陸軍部已經設立，以練兵處並入，軍政所匯，責有攸歸，臣可無庸分任。如督辦電政，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，督辦津鎮鐵路，督辦京漢鐵路各差，現在郵傳部亦經建設，電政路政，應隸屬該部，自無須臣督率經理。如會議商約一差，現在英、美、日本等國，商約均已議定，自後有轍可循，亦無須臣再參末議。以上臣所兼差共計八項，擬請旨一並開去。臣決非敢避勞耽逸，亦非敢避重就輕。以後無論何時，設有重大事宜，須臣贊畫，臣但奉命辦理，決不敢稍為推諉。現在委因差務太繁，實非才力所能及；事權過重，復非臣下所敢安。用是不揣冒昧，披瀝瀆陳，合無仰懇天恩，俯允臣請，不勝感激。恐懼屏息，待命之至。所有微臣瀝陳下情，請開兼差緣由，謹恭氣折具陳，伏乞太皇后、皇上聖鑒訓示。再臣前領有督辦電政大臣關防、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關防、督辦津鎮鐵路關防各一顆，俟奉諭旨後，即將各該關防一並移交郵傳部，酌量繳銷，合併聲明。

臣謹奏。

自此折一上，袁世凱先密告慶王，請他不必替自己挽留。因此，軍機中人，自然要卸去他的兼差，好削他的權力。若鐵良一輩，滿意要代表袁世凱掌握權柄的，自見袁世凱上表請開兼差之後，更天天在樞垣運動，好將袁世凱辭差的折奏批准了，那時自己的權柄方更重大。在軍機裡頭，亦見袁氏折中語氣，句句屬於實情，亦不必阻他。因此，會同詳奏太后，立時下了硃批，只得「著照所請」四個字，便將袁世凱向來所有各項兼差一概開去了。正是：

關下方陳辭缺奏，朝中已遂集權謀。